明季南畧 一四

四

漢書門 類
八〇五 號
七 函
五 架
三四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八八〇五 號
三四 冊
二八五 函
二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805
冊數 34 (13)
函號 285 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馬士英將举阮大鋮

阮大鋮字集之号圓海桐城人天啓時為太常少卿以魏党思廟欽定逆案禁錮大鋮本士英之房師既根廢寄居金陵与孔昭士英及太監李承芳交密士英撫宣大以摠監王坤論罷及周延儒再相大鋮士英同餽萬金求復官奪于物議僅起士英兵部左侍郎提督鳳陽此崇禎壬午四月也至是士英思所以酬之孔昭殿争因大鋮所發也六月六日壬戌士英

淺草文庫

弘

年出

奏吕罷持平知兵之臣阮大鋮當赦其往罪即補臣
部右侍郎許之時士英東高和圖督漕米入部自擬
旨賜冠帶陛見奉朝大駮初八甲子高弘圖曰大鋮
可用必須九卿令議士英曰令議則大鋮必不得用
弘圖曰臣非阻大鋮旧制京堂必令議乃干大鋮更
光明士英曰臣非受其賄何所不光明弘圖曰何必
言受賄一付廷議国人皆曰賢然后用之自弘圖出
即乞休

无 頓

力 局

姜曰廣辞帰疏曰臣前見文武紛競既慚无術調和
近見逆案撤翻又愧无能豫寢遂使先帝十七年之
定力頓付逝波陛下數曰前之明詔竟同覆雨梓宮
未冷增龍馭之凄涼制臺未乾駁四方之視聽惜哉
維新遂有此奉臣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千秋
之清議而已
初九乙丑士英復為大鋮奏辯言魏忠賢之逆非閹
賊可比且方攻弘圖曰廣呂大器諸人護持局面謂

无　淵

于所受而登之天者即曰先皇帝原无成心也于所
忌而錮之淍者即曰先皇帝之業不可翻也欺妄莫
甚
十一丁卯給事中羅萬象奏曰輔臣薦用大鋮或以
愧世之无知兵者然而大鋮實未知兵恐燕子箋春
燈謎即枕上之陰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伏望許其陛
見以成輔臣吐握之意禁其復用杜邪人覬覦之端

諸　誠　激　霊

御史詹兆恒奏曰欽案諸人久圖翻局幸先帝神明
内斷確不可移陛下踵御龍江痛心先帝異変為渚
臣抱頭号哭百姓聞之莫不洒血提胷頓足一坂近
聞無之間士紳皆白衣冠籲先帝而呼天駈殺偽
官各守除隘此滅先帝徳澤在人国憤非常有以激
發其思義耳今梓宮夜雨一坏未乾太子諸王六尺
安在国仇未復而忽召見大鋮還以冠帯豈不上傷
在天之霊下疑忠義之氣

呂 請狗 為 謝奸沈 政

十三己巳呂大器奏曰先帝血金木寒爰書凜若日
星而士英悍然不領清用大鋮不惟視吏部如芻狗
抑且視陛下馬弁髦　又言近年温周擅權老成凋
謝一時庸好僨事中原陸沈皇上中興一時雲蔚
起不意馬士英涸乱朝政夫士英非以賄敗問遣借
途知兵而為鳳督哉乃挟重兵入朝醜顔改地南国
従来藹〻一咳撲而殿陛喑啞叱咤藐至尊為贅旒
矣逆案一書先帝定為乱賊大防而士英抆大鋮于
尊前徑抜司馬布立私人越其傑楊文驄等有何労
績倏而尚書宮保内閣倏而金吾世蔭也
郭維経奏曰案成先帝之手今實録将脩若将此案
抹殺不書則赫〻英靈恐有餘恫非陛下所以待先
帝若書之而与今日起用大鋮對炤則顯〻令旨未
免少愆并非輔臣所以愛陛下也惟願陛下憂祖宗
之法因愛先帝并愛先帝之綵綸

賁 綸

十四庚午兵部郎中尹民興言熹廟時崔魏煽逆士

貪　徊　忘

大夫喪恥忌君幾成苞蘖之固垂至先帝未載天子
下席諸臣或匍伏而拜爵或獻策以梯榮皆忠孝不
明之流禍也申罪討逆司馬職也今抗顔堂上者一
逆案之阮大鋮即行檄四方何以謂跋扈將軍之氣
古者被擄求才惟曰使貪使詐不曰使逆〻案可及
崔魏亦可恤周鐘諸孽皆可使才看遇矣
十七癸酉御史左光先言阮大鋮綿索逆党野子傳
應星殺臣兄光斗及魏大中楊漣士英昌罪恃本明

鋮名

知无復有罪之者皇上不改先帝之政臣忌忘不及
之仇耶
十八甲戌詹兆恒進魏党欽案原本御史陳良弼諫
阻勿翻逆案
時懷遠侯常延齡太僕少卿萬元吉御史王孫蕃奇
各言逆案不可翻阮大鋮不可用俱不聽馬士英自
辯在兵言兵上慰士英切責科道　甲乙史云阮大
鋮于六月初八入見倫陳見枉之由編年云大城启

當狗 弄 過 貪

対具聯絡控扼近取接應四策又陳長江兩合三要
十四隙俱稱旨竟用為江防兵部尚書
従来小人當国正狗一人之私慪而不顧天下之
是非止弄一時之威権而不顧萬世之公論初不
過快所欲為而其后国事債裂身名未有不随之
丧者皆貪妄愚三字之病也　辛亥五月廿五書
九月初一候折祚昌催補阮大鋮官郎僉添注兵部
右侍郎仍禁朝臣不得扎持阻諌　列宗周〻上切責之

憂

李治大臣玄留甚重疏
奏為一官之用舎甚軽三輔之去留甚重懇乞速趁
視事以慰人心以崇国体事切惟天下安危全在政
府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乱誠得其人矣任之信
専則治否則乱先皇帝憂勤惕勵日昃不遑而止以
求治太速進退太軽十七年間凡乃遇輔臣五十餘
人賢者不得盡其用不肖者得以濫其席而国家之
事遂大壊而不可収拾皇上御極之初首重差立廷

切寇　未　忘同

推之后復行咨訪一時中外無度得人乃不踰月而
遂以争論洗大鉞紛〻求去臣切惑之昔王旦寇準
力争丁謂而二公皆賢相及丁謂卒用未聞王旦遽
去也夏原吉楊士奇与蹇義力争伏伯安而二臣皆
居子及伏伯安卒不用未聞蹇義求去也諺云中流
遇風雖胡越人相救如左右手此寧可以一睹二厥
之争而遽忘同舟之誼乎方今国勢危如累卵闖掠
重貲而歸秦　盗義声以取燕相馬南嘶賊氣東犯

議　裏

刻〻可憂且首輔督師而将未聞用命鎮臣分汛而
兵民尚尓相聞此正諸臣畢智竭力扶危定傾之日
也而乃一設不合急欲抽身試問今日立朝者幾何
人也起用諸臣十无一二至大卿之中去一家宰又
去一司空矣惟有垣中數員后先就道而上聞朝汉
紛紜徘徊不進倘輔臣中更有論大鉞而去者現在
臺臣必更有攻輔臣而去者恐遠近驚傳聞風裏足
无望其復来矣落〻晨星成何景象臣子是不能无

進規于三輔也至如樞輔勞苦功高旣圖恢復豈可
圖存年一人但于衆議遂尓庆之耶唐郭子儀奏除
州縣官一人不报自令僚佐進賀以為人主親厚之
至願樞輔以此自廣用含聽之朝廷是非付之公論
不復置諫為可也臣薦吴甡而操臣爭不薦錢謙益
而臺諫之至今諫始末萬目難掩鈐臣誣之為病狂
嘤語臣皆不置辯總以國步艱難非臣子聚訟之地
願皇上敎諭三輔臣即時入直化異同以圖匡貴資
諫論以崇事功取閑國計官方非渺小也

孤

豫

荊襄

劉宗周論時事

甲申六月起列宗周都察院左都御史初十丙寅宗

周三抗疏論時事不署銜止稱草莽孤臣首言大鋮

進退関係江左興亡又言討賊之法有四一曰據形

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而圖江北今淮

安鳳陽安慶襄陽等處雖各立重鎮尤當重在鳳陽

而駐以陛下親征之師中都固天下之樞也東扼徐

淮北控豫州西領荊襄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

旋漸進秦晉燕齊當以嚮應兼開一面之網聽其救
賊自効賊勢益孤賊党日盡矣一曰重藩屏以資彈
壓地方之見賊而逃也總由督抚非才不能彈壓遠
不具論即如淮揚數百里之間有兩節鉞而不能禦
乱賊之南下致淮北一塊土供手而授之賊尤可恨
者路振飛坐守淮城以家眷浮舟于遠地是偶之逃
也于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相率有家屬寄江南之
説尤而效之又何誅焉按軍法臨陣脱逃者斬臣謂
一抚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前軍情今天下
兵事不競極矣將悍兵驕已非一日今請陛下親征
所至亟問士卒甘苦而身与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徐
張撻伐一面分別各師之封賞孰應孰濫輕則量収
侯爵重則并奪伯爵軍功既核軍法益伸左右之
无不用命夫以左師恢復爲而封高劉敗逃也而亦
封又進爲不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内
璫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体也一曰覈旧官以去臣

徒　卓　譴

紀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
在使命而逃者于法皆在不赦急宜分別定罪至于
偽命南下徘徊于順逆之間者實繁有從尤當顯示
誅絶行此數者于討賊復仇之法亦略具是矣若夫
邦本之計貪官當逮酷吏當誅循良車異當破格旌
異則有安撫之役在而臣更有不忍言者當此国破
君亡之際普天臣子皆當致死幸而不死支膺陞級
能无益增天譴除濫典不宜概行外此后一切大小

請　遣　闕　諸

銓除仍清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誠
又疏言賊兵入秦踰晋直逼京師大江以南固晏然
无恙也而二三督撫曾不聞造一人一騎北進以壯
声援賊遂得長驅犯関坐視君父危亡而不之救則
封疆諸臣之坐誅者一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數天
痛憤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又當不俟朝食而
方且仰声息于南中爭言固圉之事卸兵權于閫外
首圖定策之功督撫緒臣仍復安坐地方不移一步

悴　銜

則封疆諸臣之生誅者二然猶或曰事无禀承廸新
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不然而至馳一介使賞
蠟凡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義士共激
仇恥哭几廟之灵奉安梓宮兼訪諸皇子的耗苟效
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无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
又不然亟起閩師鄭芝龍以海師直擣燕都令九边
督鎮卷甲御枚出其不意事或可幾而諸臣又不出
此也紛紛制作盡屬体面天假之灵僅令吴鎮諸臣

此　謬

一奏燕涼之捷將置我南中面目于何地則舉朝謀
國不忠之坐誅者三而吏有難解者先帝升遐須行
喪詔何禁大典而遅滞日久距今月餘未至臣卿在
浙如此遠省可知時移事換舛謬錯出即成服只成
名色是先帝終无服于天下也則今日典礼諸臣之
宜誅者四至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
而及之乃一概竟用新恩即先帝誅璫叙案前后詔
書蒙混執必彪爲之類盡從平反而已後君父一也

名

三年无改之謂何嗟乎已矣先帝十七年之憂勤
念可以对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羅古今未
有之慘而食腹于臣二乃如此之薄仰惟陛下再蒃
哀痛之詔立與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戒者
始
七月廿一丙午刘澤清萬傑劾奏刘宗周勸上親征
以動揺帝祚奪諸將封以激變軍心不仁不智獲罪
石教　三十日乙卯刘良佐刘澤清各疏叅刘宗周
勸主上親征為有逆謀　八月初二日丁已高傑等
公疏請加刘宗周以重僇謂疏自称草莽孤臣為不
臣既上澤清以稿示傑〻驚曰吾輩武人乃預朝中
事乎疏列黄得功名得功又疏辨實不預聞馬士英
陰庇之不得上士英仍擬旨云憲臣乎日原以議論
取重蓋刺之也廷議欲誅高刘而莫可誰何欲罪
宗周而難遠清議史可法因疏兩解之曰廷臣論走
非疆臣論功罪各不相礙　二十日乙亥刘沢清復

捍四鎮公疏糾姜曰廣列宗周謀危社稷 九月初
十乙未宗周致仕次日户科陸朗内批留用先是陸
朗与御史黄耳鼎以例外轉兵俗僉事計无所出乃
疏攻宗周去國而後戒尚書徐石麒言朗賍私應夕
轉文通内臣傳旨非法朗即劾石麒結党欺君把持
朝政无人臣礼 宗周于七月十九甲辰列任至九
月初十致仕凡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有九日

黄澍以笏撃馬士英背

黄澍字仲霖徽州人崇禎丙子挙浙闈丁丑登進士
授河南開封推官以固守功擢御吏巡按湖廣監左
良玉軍甲申弘光立六月二十日丙子澍同承天守
備太監何志孔入朝太召対既入見澍面糾馬士英
權奸誤國涓随語下上大感動顧高弘圖曰黄澍言
言有理卿識之启入御座前澍益數其罪士英不能
辨一語志孔復前佐澍言士英无上諸事秉筆太監

贇 下仝
還恐退
閨
泣逐
閨

韓贇周叱志孔退曰御史言事是其職内臣捺詆殊
傷国体士英亦詭求處分遣跪澍前澍以笏擊其背
曰願与奸臣同死士英号呼曰陛下視之上搖首不
言良久謂澍曰御且出贇周命執志孔上私諭贇
周云馬閣老宜自退避士英遂称疾盡移直房器具
以出而以金幣分餽福邸旧閹田成張執中兩人
上注曰皇上非馬公不得立若逐馬公天下皆議皇
上背恩矣且馬公在閣諸事不煩皇上可以優間自

愛

在馬公一去誰復有念皇上者上黙然田成即諭士
英疾趨入直随有旨何志孔本當重處首輔極爲求
寬具見稚度姑饒他有民謡曰要縦好須種田欲裝
啞莫問馬
黄澍論馬士英十大罪
奸督有十可斬之罪謹詳列以求聖所以盾云論事
痛自乱賊倡狂宗社失守幸皇上應運中興大張撻
伐臣小臣也臣緘口容々何不能自保禄位顧臣受

賢　詳

國厚恩稟性剛烈不顧利害致持廂賢臣今日言亦
死不言亦死言則馬士英必殺臣不言而苟且偷生
臣不死于賊必死于兵均之死也臣敢冒死言之奸
督周佐數年以來有功无罪臣謂可斬之罪有十為
鳳陵一抔土国家發詳之地士英受知先帝自宜生
死以之巧卸重担居然夲兵萬世而下貽皇上以棄
弃祖宗之名是謂不忠〻〻者可斬也
国難初定人〻亦必死之志為先帝復仇士英揔督

裍　蘄下仝

兩年居肥擁厚有何労苦明聖之前動云労苦多年
是謂驕蹇〻〻者可斬也
奉命討闖而足未嘗跡出蘄黄一步奉命討献而足
未嘗跡出壽春一步躭延歲月以致賊界猖狂不可
収拾是謂誤封疆〻〻〻〻者可斬也
献賊兵部尚書周文江引賊破楚省敎献下江南及
左鎮岐後蘄黄之后周文江之金朝以入而叅將之
荐以上蒙朧先帝貽裍地方是謂導賊〻〻者可

俱

险恐除

斬也
市視黄鼎无以振徳用其紊謀馮應庚私鑄闖賊銀
印一顆上篆果毅將軍印托言奪自賊手飛報先帝
士英蒙厚賞黄鼎等倶加副將李麻城士民有假印
不去真官不来之謡是謂欺君〻〻者可斬也
皇上中興人歸天与士英攙〻然以為非我莫能為
始而居功后必莵上其目中无朝廷久矣金陵之人
有若要天下平除非殺了馬士英之謡是謂失衆乞

跐于

等〻〻者可斬也
生平圣河至貪清議不齒幸以手足圓滑僞脱名于
逆案其情神滿腹无日忘之一朝得志遂特荐同心
逆党阮大鋮大鋮居朝為逆賊居家為清唱三尺之
童見其過市輙嘻罵之士英首登啓事对人云我要
操朝權必先自用大鋮始魏党貽禍至今為烈敢于
蔑侮前朝矯誣先帝踈其所為恨不起逆党子地下
而与之同謀是謂造叛〻〻者可斬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橋忠格

減尅兵粮家肥兵痩平素不能行恩臨事豈能用威
一旦有急挾君父而要之惜皇上之名器為請罷之
貪緣在台鎮忠義自奮人〻頓扳明主皇上念行間
労苦破橋殊恩士英勤去都是我在皇上面前奏的
善則帰君其義謂何是謂招揺騙詐〻〻〻〻者可
斬也
宸居寥落長江浩渺士英不聞厳御警蹕禁防江流
而驕之兵械劄営私居以防不測何其愚以保金帛

祖

何其智以奇陵園何其法以壮甲第何其横是謂不
道〻〻者可斬也
上得罪于二祖列宗下得罪于兆民百姓挙国欲殺
犬鼠有餘以奸邪濟跋扈之私以要君為売国之漸
十可斬也
士英有此十大罪皇上即念其新功待以不死當削
去職御責之速赴原任廣聯声援庶可以慰科宗在
天之霊

一日可容于堯舜之世哉伏乞大奮乾剛下臣言于
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從公参議如臣一言渉欺皇上
即誅臣以爲嫉功害能讒誣大臣之戒如臣言不謬
亦乞立誅士英以爲奸邪誤国大逆不忠者之戒抑
臣更有説焉臣昨赴都見吏部侍郎呂大器曽疏参
士英臣尚未見全抄要之大器亦非無罪人也愎戾
自用反覆陰陽臣曩在都門与臺臣王燮曽交章参
之臣到九江甚鄙其爲人昨士英指臣有党今必以
臣党大器爲題故爲明白拈破臣言官也明知害之
所在与死爲隣職掌所関不敢不爭士英即旦夕殺
臣臣甘之如飴矣因補疏直陳顛末字稍逾格惟皇
上乾斷施行

黄澍再抗疏

奏爲臣罪宜死臣義宜去臣事宜　臣心宜明乞皇
上勅廷臣明白直捷速賜定奪毋俾孤臣呼天无路
事臣自十九日陛見面糾奸臣馬士英罪狀此非一

俱恐俱

人之私言皇天后土祖宗臣民共聞此諸臣當此時
已置七尺于度外皇上不即加之誅者居之恩而臣
誓不与奸俱生有臣之志臣隨于十九日退朝之后
拜有微臣因公正奮發一疏臣即于本日服待罪
私寓求皇上下臣刑部收臣勅印又于二十日拜有
奸督有十可斬之罪一疏求皇上勅五府六部九卿
科道公訊士英及臣是非公案今閲六日而疏俱未
奉旨豈皇上留中不發耶抑廷臣有所慮忌故為此

話恐活逆恐延

訊不須臣參酌充事与聞亦乞明白直捷使臣去就
所謂臣事宜後者此也臣之不惜官不怕死也非今
日始自先帝時臣以守作一案荷先帝特恩為奸權
側目先帝憐臣孤苦鑒臣愚直臣不于彼時苟且功
名爰惜身命豈今大奸在朝大賊在朝臣將于何處
求生話頼在逆諸臣无以臣為功名身命之臣直捷
明白与衆共見所謂臣心宜白者此也伏乞皇上將
臣前二疏簡發并乞勅下户兵兩部將近日兩奉明

旨酌議左鎮兵餉兩疏速為條分縷析派亦鎮定毋
致夜長夢多臣生死進退之　如謹吁籲請旨

黃澍三抗疏

題為聖朝無終塞之言路中興無倒置之大權奉朝
有未昧之人心萬世有一定之公論願與賊臣俱死
以明孤孽本懷事臣近按本朝退稽往牒每當治亂
之関必有奸臣為政而為之言官者不識忌諱螳臂
當車或身嘗鼎鑊或竄或囚或黜落以去或不得其
所而死前者受烹后者踵至矣豈真不惜身命弃血
肉之軀于一擲哉義有所必争不暇為一身禍福計
也臣于奸臣士英寧不知一言立死然臣既已言之
矣言臣職也臣明知奸臣無可赦之罪而臣不言臣
負陛下、、若愛士英若畏士英留臣之疏不下是
陛下負臣自此言路結舌是陛下負言也嗟乎臣
伏覩皇上英明似先帝而毅毅大似神祖然中興豈
曰無策士英生當周宣王漢光武之日而顯行其卓

切

腨懿之志不知其用中冑中以陛下為何如主且謂
普天下之為何如臣也臣切以為陛下受士英自古
未有養乱席于卧榻馴戎狄于房帷者若云畏士英
則士英實不足畏使士英而居然祖闊獻忠也則誠
可畏若猶掛名天朝委肩明主除是去乃邪に寝乃
邪謀即太祖以下實〻式遐之若猶是已測也〻一夫一
婦能制其隗況今日忠君愛国之人實〻有能制其
死命者士英不足畏也臣言而當陛下宜下臣前疏

俾士英止謗自脩痛自悔過臣剛明〻為士英益友
臣言无當陛下亦宜下臣前疏明正臣妄言之罪臣
亦痛自悔過臣亦明〻為士英之罪人臣切覌近日
以来奸臣四市引用私人恐自此而三月奉国知有
士英不知有陛下矣塞言路以閉陛下之耳目壊太
何以盗九重之威福豈不深可痛哉而臣切聞士英
亦有疏参臣矣臣不敢謂臣无過但臣三年寺一
年按楚事〻可以对皇天而盾鬼神捫不知士英忝

惧

臣有為何等語今聞蜚語四出有曰皇上怒臣甚且
夕遠臣矣又有告臣曰樞輔位尊而金多權重而寵
固子淂止且止矣又有尚語曰士英屈体求楚之鄕
紳羅織臣而楚臣掉臂不應矣又曰士英与署麻成
縣光梶之黄鼎倡和附會謀殺臣矣又曰士英伺臣
行將遣腹心刺士殺臣于途矣如是者日至臣坦然
无惧志也皇〻能殺臣士英不能殺臣〻方乞吴二
祖列宗先帝之灵以殺士英而士英必不能殺臣但

冒

哀求皇上當發臣疏并簡發士英之疏臣自中尚有
萬餘言待具疏下一〻發明以存此一段公案于天
下后世臣且暮死无恨如両疏俱留是皇上以待士
莫待臣〻不服也是皇上以疑士英者疑臣〻不
敢也故冒死再陳此言臣乞楚有日且夕待命一字一
血无任激切呼籲之至

黄澍上中興八策

一曰用正人以端国本事定乱之一二臣上係九廟

綸恐論

安危下関人心向背内則百僚之观瞻外則大師之彈壓其在今日尤為喫緊此必皇上内衷精明外采輿論国人皆曰可用則用之国人皆曰可殺則殺之毋因一時之才情博　設信小人使党羽既成禍患驟作先帝全盛之金甌已以宰輔混諸中梱敗顛遂至于已刻今国事初定人仙皇〻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師能成功于外者此言至痛至切千古同慨惟皇上留神特察天下幸甚

侍恐詩

此第一疏七月初十所上也批云古重知人鑑衡
不易所奏有益

二曰収碩望以鼓人才事係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此言老成之凋残而禍患之用作也国家惟老成人本止慎重典故因詳行稍近于迂闊而往〻為正人君子之所依中興之助此為最也伏望陛下博采歷朝以来名流碩望清操端凝之臣師事數人以樹儀表先使筆戟之下貪汙咋舌奸邪閉氣天所容其樹

宋

党庇奸之私而后封国門以外之賊无難也昔有召
莱去丁之謠矣有檜去綱来之語不可不察惟皇上
留神省覧
批云大小臣工矢呂任事實〻報効纔是无私
三曰慎名器以杜僥倖事朝廷所立者紀綱士人所
重者廉恥毎見国家多難有一番異𢍰便有一番僥
倖大抵不忠不孝之人占風望氣利于国家有変以
施其遺睢然庆之　此為大害所関兼備之乞官貪

天之爵爵猶其小也盗賊切莫自魏　窺竊神器以
来實醸今変附逆諸人所當与闖献同論者也比闖
稍〻引進无人臣礼莫此為甚盖附逆之人与荐逆
之人皆有賊心伏乞陛下懸諸日月以除魍魎九州
人士想望施行惟皇上留神省覧
批慎名器以杜僥倖従古所重知道了
四曰蓄剛断以振怠荒事書曰惟克果断乃罔後艱
断之一字斬蔓之利刀除毒之奇薬自古除欠難定

大案非優游姑息所能与于斯也伏乞陛下確見是
非信賞必罰无功而賞則功不勧无罔 前則賞亦
疑行間之人喚以朝氣規避之吏立械而帰諸市朝
臣見年来監司守令優游飽𩝐即有官稍渉艱険則
无官空国无人誰与共理逆除数年以来聞変中途
而返不有重刑何以起敝継自今規避者与矢宗同
罪此亦賑刷人心精明国体之一端矣惟皇亦留神
省覧

納

五日量出入以　兵餉事欲圖恢復則兵其首重矣
欲圖用兵則餉其要務矣伏乞皇上勅户臣将現在
省直一切銭粮除免外将本年各須本折色造一簡
明冊并勅兵臣造一天下兵馬簡明同恭呈御覧此
二冊者皇上時〻置之案頭内之袖中其兵食其餉
其人督催知盤打　量入為馬无有吁籲按本而應
之臣曩在此都見司農者不知天下銭粮之数司兵
者不知天下兵馬之数大事糊塗所田壊也曾以此

說陳之先帝々々以為可況在今日尤宜加意惟皇
上留神省覧
此七月十二疏
六日壯義問以感人心事唐臣陸贄曰動人以言所
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有懷此皇上登極以來所下
明詔須條分縷析諜謁周詳然愚臣猶謂悲愴感激
之志尚存乎見少也夫際乱離者恒多沉激之音倡
中興者必須光明之詔一切明詔所下務使豪傑風
生下黎感泣至于先帝十七年之英明仁儉篇々宜
載皇上所發奮討賊之志處々宜詳若徒然循例蠲
免之書不過一節中興聖人豈止是乎惟皇上留神
省覧
七日却其言以寢讒諂事皇上之興其生不偶皇上
運值中興以席以德天与人歸非帝而誰定策諸臣
只以復仇雪恥為重勿以擁戴迎駕為功事々當為
皇天后土所憐事々毋為乱賊醜所笑爵賞所加

寧先行間而后文吏章奏之内亟熙承美而奬受危
修偏安者其罪可誅律邪説者其心必異国家有一
定之典章先帝有不易之成憲詢敗爲加借名掠美
朋友之義猶尚非之況貪天功以爲己力乎帝心至
公防微杜漸惟皇上留神省覧
八曰練禁兵以張神氣事南都自承平以来人情積
安筋肉緩弛不有張皇難共患難伏乞皇上萬幾之
暇留心武備躬　甲冑克詰戎兵在内責之典禁之
臣在外責之抽練之將多須三万少亦万餘時時躬
親訓練以壯戲向皇上以播遷困苦之身蒙在中州
親見賊難恐在廷諸臣未有熟知賊形勢兵如皇上
者但得一人収一人之用毋致千人有千人之心是
在皇上時時妙用非臣愚敢擅議也惟皇上留神省
覧
批十二團營舊多虚弱今設禁旅務要精強以
足實用

亥

七月二日　丁亥着黄澍星回地方料理恢復承襄
時澍連上十疏内多糾士英者召光不得已屢諭
趣其赴楚乃去總覧前后諸疏適真古名臣奏議
有胆有識落筆妙天下者也然其侃々而談无少
顧忌者蓋挟良玉以為畳也而士英之所以不敢
遽什澍者亦畏良玉耳不然呂大器一黍士英即
有旨予告去或刑部逮問矣亦何愛于澍何憚于
澍而縦之楚耶　辛亥五月廿八書

黄澍辨疏

七月廿二丁未黄澍辨馬士英見誣疏云麻城劣生
周文江為献賊兵部尚書　引献賊破省有錦衣違戍
列僑記文江進美妾玉杯古玩数万金于献即用僑
為錦衣大堂比左良玉恢復蘄黄僑削髮私逋尋遅
赤金三千両女楽十二人于士英今年四月士英委
黄冏署印麻成々洶々幾乱郷紳請臣弾壓僑献
銀三千両助軍臣批云正苦元　真可愧挟貲媚賊

乙百

者仰漢刑收貯臣言亦隱而諷旻既還武昌黄閹代
為解銀一千兩玉帯一圍珠冠一臣又批云軍中
无婦人何用珠冠大功未成不須玉帯仰漢刑変價
餉臣巡方衙門收支皆有司存士英以僑私書為
言試命將臣原書早覽則清濁立見矣
九月廿六辛亥楚宗朱盛濃疏誣黄澍毀制辱宗
貪賄激変士英喜擢盛池州府推官内批逮澍
刑部提問澍不至

十月初八壬戌黄澍奏辯内旨朱盛濃吉非剥膚
何至千里叩閽
逮澍而澍不至士英之權勢不能行于南楚之臣
矣次年良玉奉兵之事已兆于此 辛亥五月廿八王瑨書
遺聞云列僑送馬士英赤金女楽等士英笑曰此
一物足以釋西伯遂誣先帝復戒至甲申九月石
僑至京仍補原官

昌平坂學問所

癸未七月廿八日廿九日晦

友野煥 千阪纖 石川濟 校

文政癸未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